

童书业著作集



中国历史地理论集

童书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童书业著作集



中国历史地理论集

童书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地理论集/童书业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童书业著作集)

ISBN 978-7-208-15816-0

I. ①中… II. ①童… III. ①历史地理-中国-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9847 号

责任编辑 倪文君

封面设计 小阳工作室

童书业著作集

中国历史地理论集

童书业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6

字 数 221,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816-0/K·2854

定 价 52.00 元

中国历史地理论集

出版说明

童书业(1908—1968),字丕绳,号庸安,浙江鄞县人。早年受旧式私塾教育,1928年开始研究上古史,1935年受顾颉刚先生之聘担任其私人研究助理,并兼任《禹贡》半月刊的编辑。全面抗战期间曾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宜兴、常州等地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应好友杨宽之邀,任上海市立博物馆历史部、总务部主任。1949年进入山东大学工作,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副主任,青岛市第一、二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

童书业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代表。古史研究是童书业先生史学研究的起点,也是他毕生从事的事业。早年担任顾颉刚先生助理期间,他便撰写了一系列上古史考证文章,钩沉索隐,考订精详,对于史料的运用无懈可击。其主编的《古史辨》第七册被顾先生誉为“十余年来对古史传说批判的一个大结集”。194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春秋史》是童先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

家之例然也。……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吕思勉《〈春秋史〉序》），时至 21 世纪，学界也多认为“至今还没有一部可以代替 1949 年前童书业《春秋史》的著述”。

童书业先生的治学范围极为广泛。20 世纪 30 年代在担任禹贡学会会刊《禹贡》半月刊编辑期间，他撰写了为数不少的古代地理的考证文章，40 年代又著成《中国疆域沿革略》一书，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受聘入山东大学执教后，结合教学工作，童先生开始对古代东方史产生兴趣，撰写了《古代东方史纲要》以及关于古代巴比伦社会制度的研究文章，并积极参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精通绘画且曾在博物馆任职的童先生还以史学考证的方法进行艺术史研究，依据可靠的文献、实物为国画和瓷器的发展变迁理出清晰脉络，在中国绘画史和瓷器史研究领域确立了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在古籍考辨、历史理论、古代经济史、先秦思想史、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等领域，童先生亦多有建树，成绩斐然，20 世纪 50 年代与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杨向奎一起开创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八马同槽”的辉煌时代。

童书业先生学问精博，天赋过人，却命运多舛，一生历经离乱颠沛，又在创造力旺盛的壮年猝然去世，令人扼腕。1980 年，经顾颉刚先生的推介，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幸出版了童书业先生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这是童先生生前最后撰著的学术作品，也是他身后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而此时距其离世已经整整一纪了。诚如杨向奎先生所言，童先生是一位“公认的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史学家”，他的学术成就值得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因此本社决意将童先生著述系统整理，分辑推出，以飨读者。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4 月

目 录

| | |
|-----------------------|----|
| 中国疆域沿革略 | 1 |
| 第一篇 历代疆域范围 | 3 |
| 第一章 传说中之古帝疆域 | 3 |
| 第二章 夏国之范围 | 4 |
| 第三章 殷商之势力范围 | 8 |
| 第四章 西周之殖民帝国 | 12 |
| 第五章 春秋时代之中国范围 | 16 |
| 第六章 战国时代之中国疆域范围 | 21 |
| 第七章 秦汉之疆域范围 | 25 |
| 第八章 三国晋南北朝之疆域范围 | 27 |
| 第九章 隋唐之疆域范围 | 32 |
| 第十章 五代宋辽夏金之疆域范围 | 35 |
| 第十一章 元明之疆域范围 | 39 |
| 第十二章 清及民国之疆域范围 | 40 |

| | |
|----------------------------|-----|
| 第二篇 历代地方行政区划 | 43 |
| 第一章 传说中之州服制 | 43 |
| 第二章 郡县制之始起 | 47 |
| 第三章 郡县制之确立及郡国并行制 | 50 |
| 第四章 州制之成立 | 52 |
| 第五章 州制之演变及没落 | 55 |
| 第六章 道府制之成立 | 60 |
| 第七章 道制之转变——路制 | 64 |
| 第八章 省制之始起及完成 | 67 |
| 第三篇 四裔民族 | 71 |
| 第一章 云贵高原 | 71 |
| 第二章 海藏高原 | 79 |
| 第三章 蒙新高原 | 86 |
| 第四章 东北地带 | 99 |
| 跋 | 107 |
| 为《中国疆域沿革略》答春斋先生 | 108 |
| 中国古代地理论集 | 117 |
| 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 | 119 |
| 附录:《穆天子传》疑 | 153 |
| 夷蛮戎狄与东南西北 | 155 |
| 附录:辨夷蛮戎狄 | 162 |
| “鸟夷”说 | 164 |
| “姬姜”与“氐羌” | 169 |
| “蛮夏”考 | 173 |
| 春秋王都辨疑 | 177 |

| | |
|---------------------------|-----|
| 晋公盂铭“□宅京自”解 | |
| ——春秋晋都辨疑 | 197 |
| 从地理上证石鼓文的时代 | |
| ——春秋秦都辨疑 | 204 |
| 春秋楚郢都辨疑 | 210 |
| 楚王禽章钟铭“西觴”解 | 219 |
| 春秋郢都的筑城时代 | 225 |
| 春秋末吴越国都辨疑 | 227 |
| 释“攻吴”与“禹邗” | 232 |
| 古燕国辨 | 236 |
| 古巴国辨 | 240 |
| 城虢仲殷 | 242 |
| 春申君的封邑 | 244 |
| 说骀兜所放之崇山 | 248 |
| 有仍国考 | 252 |
| 目夷亭辨 | 258 |
| 天问“阻穷西征”解 | 262 |
| 《天问“阻穷西征”新解》答书 | 269 |
| “盟津”补证 | 276 |
| 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 | |
| ——代吴春晗先生答许道龄、李晋华二先生 | 278 |
| 附 录 | 289 |
| 《禹贡·古代地理专号》序言 | 291 |
| 《禹贡》半月刊通讯九则 | 298 |

《中国疆域沿革略》

第一篇 历代疆域范围

第一章 传说中之古帝疆域

近年国内史地学家多以为中国民族起自东方，然后向西迁移。此种说法，吾人可以蒙文通先生之学说为代表。蒙先生根据《尔雅·释地》“中有岱岳”一语，推定上古华族聚居偏在东北，故泰山为中。又根据《帝王世纪》：“神农居陈，徙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鲁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于曲阜，于周为鲁。穷桑在鲁北；颛顼始都穷桑，后徙帝丘，于周为卫。”遂断言上古帝王多作都于鲁，自颛顼徙帝丘，葬濮，帝喾都亳殷，葬濮阳以后，帝都于是自鲁迁卫。以后“尧居平阳，舜居蒲坂，禹居安邑，帝都至是乃自卫徙于晋”。蒙先生代表此派言论，发挥极为透澈，至现时止，尚少有能更进一步补充蒙先生之意见者。然吾人根本不信夏以前有更高之文化，故吾人之古史系统与蒙先生全不相同，吾人言古代史只敢断自夏、商。

《淮南子》言神农治天下：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

至三危。《史记》言黄帝东至于海，西至于崆峒，北至涿鹿，南至于江。《大戴记·五帝德》等书言五帝之地及于四海，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尧典》载尧使羲和四子宅旻谷、南交、昧谷、幽都。《禹贡》言禹之声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此等古帝疆域，其大几与秦、汉相侔，出于后人饰说，自无疑问。近人或言古帝疆域至于某某者，但言其声威所及，非谓其实能统治之。是亦不过理性之解释，非考据之言也。其实夏以前中国尚在部落时代，安得有若是广大之声威？神农、黄帝等其人有无尚不可知，奚能凿凿考定其疆域哉？

参考：蒙文通：《古史甄微》

顾颉刚：《古史中地域的扩张》（《禹贡半月刊》一卷二期）

第二章 夏国之范围

夏人起于西北，与商人（夷之一支）起于东方，成对峙之势。《左传》载：“昔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昭公元年）盖夏、商两代（实为两国）实同时存在。惟夏人较商人发展稍早。上引《左传》之文，似系两氏族起源之神话。吾人从多方面考证，知：（一）高辛氏即古代上帝，或称高阳氏，亦即帝喾、帝俊与舜。（二）阏伯即契（或为昭明），为商人之祖先。实沈即鲧，亦即共工氏，为夏人之祖先；而唐即夏本族之称。商丘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大夏在今山西省安邑县一带（据钱穆等说）。

夏人之发源地或在沿塞之西北方。《周书》称：“正北大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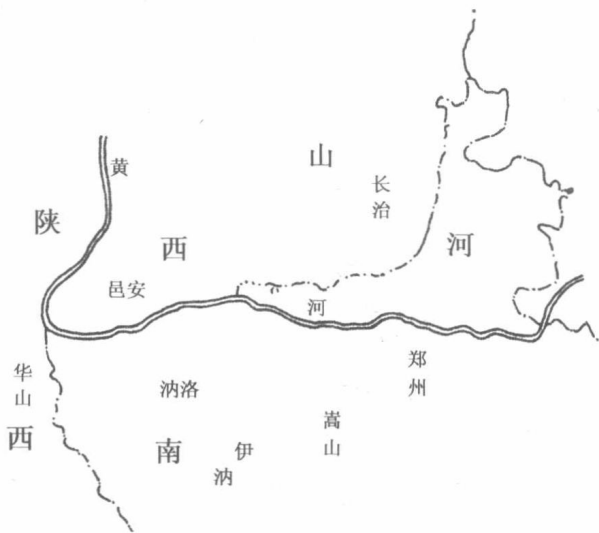
会篇》)据柳翼谋先生等考证,此大夏约在今山西省北部或绥远省。《周书》大夏既在正北,而《汉书·地理志》陇西郡又有大夏县,同名为“大夏”,决非偶然。或夏人发源地确在西北沿边一带,而匈奴与夏人在血统上亦真有关系也(匈奴为夏后之说,见《史记·匈奴传》)。至夏部族之在远西者,古时称为“西夏”。《穆天子传》称:“自阳纁西至于西夏,二千又五百里。”《周书》称:“西夏性仁非兵,唐伐之,西夏以亡。”(《史记篇》)《吕氏春秋》称:“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自古大夏之西,乃至昆仑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古乐篇》)据上三段文字,吾人似可假定两点:(一)伶伦自古大夏之西至昆仑之北,西夏必在今甘肃、新疆一带;自阳纁(秦地)西二千五百里适当现时新疆之地。(二)西夏为唐所伐而亡,此唐必即汤,因甲金文中“成汤”之“汤”均作“唐”也。如唐即汤,则西夏必为夏之部落无疑。而夏人之发源地在西北方亦可无疑矣。

夏人入中国后,盖初宅居于河东一带。故《左传》称:“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定公四年)案夏虚即安邑(钱穆说),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可见夏族自黄河而下,先居于河东一带。嗣渐向南迁移,而定居于嵩、洛。《周书》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度邑篇》)《国语》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周语》)注:“夏居阳城,崇高为近。”《汉书·地理志》亦以“崇高”为“中岳”。可证崇山即嵩山。“自洛汭延于伊汭”,明已渡河而南矣。及其末世,夏桀之国,仍不出此区。《史记》载吴起之言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魏世家》)由是观之,夏之疆域:东似不能过郑州,西似不能过华山,南似不能过伊水流域,北似不能过今山西长治县(羊肠)。观于下图自明。然后世之书

亦有言夏桀经营东方者，如“夏桀为仍之会，有缙（东夷）叛之”（《左传》），其事如何，不能无疑也。

夏之同姓国亦多在夏虚附近：

扈 旧说谓在今陕西省，然据《春秋经》庄公二十三年：“公会齐侯于扈。”杜《注》：“郑地，在荜阳卷县。”其地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是扈本在河南。又传说启曾伐有扈，大战于甘，甘地旧说亦在陕西省，然据《左传》，周王畿内有甘国，杜预谓在今洛阳附近；然则扈决近夏虚明矣。



观 韦昭等谓在洛汭之地。此虽后人之言，然《书序》及《潜夫论》中亦有同样之证据，故观亦在夏虚之中。

斟灌 疑即观，盖古“灌”“观”同音，“斟”或氏也。

斟郟 臣瓚谓在河南，雷学淇谓即杜预所言巩县西南之郟中，此亦在夏虚之内。

其支裔在后世迁移者，亦明显自西而东之迹：

莘 约在今山东费县，据《诗·大雅》，周文王之夫人为莘国之女，莘似本在较近西方之地。

杞 春秋初年本居今河南省杞县，后东迁至今山东省昌乐县。

郟 在西周末年曾与犬戎等共亡周室，其地自在西方。至春秋时则迁至今山东峄县。

结论：夏人起自西方，后渐东迁，其疆域范围为郑州之西，华山之东，长治之南，伊水流域之北，约跨今豫、晋、陕三省交界一带之地。^[1]

[1] 杨向奎先生采用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传说，以证明夏人起于东方（见所著《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古代地理专号》），然此段传说根本即不可信（参看予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之《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此非吾人一家之言，吕思勉先生亦有同样之言论：“《左氏》之言，看似全系史实，然……古事之传于后者，人神恒相杂，其后士夫传述，则人事多而神事少；东野人言，则人事少而神事多；看似殊科，实同一体。《左氏》所载，亦神话之经士夫所改定者耳。其原既为野言，其事即非信史。”（《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见《说文月刊》）杨先生所采之材料，最重要者见于《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钜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又《左传》哀公元年：“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缙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棼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杨先生根据此两段文字中之地名杜注均在东方，遂云夏人本起于东，其后西迁。吾人不赞同其说，其理由有：（一）《左传》之注为杜预所作，杜预为晋人，其所注各地所在安见完全可信？（二）《左传》襄公四年一段材料见魏绛和戎事中，与前

后文参看,显为凭空插入。又《晋语》中亦有魏绛和戎事,而无后羿、寒浞等事。《楚辞·天问》《离骚》中虽载羿、少康等事,然其记载与《左传》迥异,可见《左传》之文实为后人所造。(三)《史记·夏本纪》于少康中兴事未提只字,可见其为野说。(四)以年代计,寒浞为相时至少三十岁;及其篡羿后因羿室所生之子能领兵伐人,又至少三十年;至浇灭相,相遗腹子少康娶妻,又至少二三十年;至少康子杼能领兵,又至少二三十年。以此最低限度之年数计算,寒浞须活至一百一二十岁,此为决不可能之事。(五)夏后相都东方(帝丘)之传说亦不可信(说详予与顾颉刚先生合作之《夏史考》)。故谓夏人起于西方较为近情,总之,古“夏”“西”二字可以互训。如郑公孙夏字子西,陈公子西字子夏,此可证夏人与西方必有关系也。

参考: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

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

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禹贡半月刊》七卷六、七合期《古代地理专号》)

第三章 殷商之势力范围

商人起于东方,乃无问题之事。《诗·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此传说解释商祖——契——之由来:上帝命燕贻卵,简狄吞之,生契。其意义为商之祖乃卵生者。吾人可寻得甚多国族之始祖有同样之传说,例如:秦始皇大业,夫余国始祖朱蒙,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等均有类似之传说,而此等国族均发源于今渤海湾一带。近人谓古时渤海湾之范围较今为小,民族来往甚便,因之吾人可证实商氏族起于东北沿海一带。又殷墟中发现贝壳甚多,此亦殷人本为沿海民族之证。且殷墟复发现断发文身之像,亦沿海民族之风俗。又其文字及其他习惯亦颇与他种东方民族相似(吴、楚、越、朝鲜等均东